

我是个冷漠的人。

我清楚地知道这一点很久了。不过，当此刻它作为诊断结果被医生写入我的电子档案时，它的含义却不再相同。

蓝色的字体从我的手部机械中投出，漂浮在空中：

“诊断结果：神经兴奋水平低下，原生躯体占比过高。鉴定为典型冷漠症患者。  
医疗建议：若 24h 内患者神经水平无明显改善，建议相关机构采用强制治疗手段。  
患者平均神经兴奋值：60  
建议参考值：200”

远远低于参考值的水平。这意味着，我不幸福，我对人类的兴奋很冷漠。我的确不幸福。在这每个人都已经变得无比幸福的时代，我的冷漠是一种莫大的罪孽。它可耻地违背了这个时代人类的生存宗旨：用最少的能源为每个人提供尽可能多的快感。也就是，维持特定神经的长时间高兴奋水平。

精简到分子水平的电信号传感器早已接入每个人的神经末梢。像我这样还维持着原生神经的人，早已变成了异类，也是冷漠症的典型高发群体。

我望着天空发怔。高强度材料构造的千米高塔顶部，巨大的显示屏上两个数字无止境地往上翻滚着：

能源消耗总量：12907812641478327959024589346586347657893458941789……  
神经兴奋指数：849078961867567125736127391297386127367125635……

是的，这是个无比幸福的时代。可我却是罹患冷漠症的异类。24h，这是医生给我开出的最后通牒。如果 24h 内我的神经水平无法升到参考值的误差范围内，等待着我的便是被强制接入收容所的命运。泡在绿色的营养液中，在电极的抚慰下进入永恒的梦乡，在无止境的快感中为人类神经兴奋指数——或者幸福指数，随便你怎么叫它——的增长做出微不足道的贡献。

这才是我该有的命运，不是吗？我自嘲地笑了。在这个时代，99%的穷人都心甘情愿地走进那罐营养液，泡进温柔的永恒之梦了。因为他们没钱将自己的躯体改造到能维持参考值以上的强度，没法添加那些可以无止境增进快感的科技。也因为，那永恒之梦，没什么不好。

而我又在坚持什么呢？我不过徒劳地守着我无能为力的不屈，如同试图撼动那千米高塔的雨点。

街对面的霓虹灯闪烁着。昏黄的车灯扫过，映出千百条细长的雨丝。雨茫茫地落下，霓虹灯的色彩顺着雨水落入癫狂的混乱，暗蓝，漆黑，深红，世界融化在流动的色彩漩涡中。

雨水淌过我的原生肌肤，带来微冷而粘滞的不适感。我知道，我的幸福指数又下降了。

莫名的孤独滴落心底。面对着雨中灯火依然的不夜城，我在水中的倒影如此脆弱，如此易碎。于是我知道，我的幸福指数又下降了。

背后传来一声阴冷的嘲笑。我回头看去，一个人不坏好意地盯着我，忽然双手按住眉间，他的电子机械眼直直地弹出，穿过我那仍漂浮在空气中的诊断报告投影，然后飞回他的两个眼窝中。他哈哈大笑着走远了。

我知道，他在嘲讽我没有更换电子义眼，还得通过肉眼这种原始方式获取信息。他在嘲笑我的原生肌肤，在雨水中如此柔弱不堪。他在嘲笑我的诊断结果，我的死亡宣告，我仅剩下 24h 的自由。

我收起蓝色的投影，抬头望去。雨水模糊了城市的一切，清晰的唯有顶空中单调飙升的两个数据，和一旁滚动播放的最新广告：

**【Erdos 公司最新款 Möbius 形外置生殖器，为您带来不间断的无尽快感。】**

我得再解释一下，这是个词句的含义已经发生了变化的时代，如同“冷漠”已经变为患者的代名词，“生殖器”指的是快感神经高度富集的外接器官，与那种依靠原生躯体进行的原始生殖行为不再有任何的联系。“生殖器”只是一种通过摩擦获取快感、为人类幸福指数的增长做出巨大贡献、仅有富人才能安装的优质外接躯体。

**【高强度自清洁纳米材料，专业的几何设计，为您将磨损降至最低。】**

**【一劳永逸地增加您的快感生产值，成为我们世界的优秀公民吧！】**

接下来播放的是一段演示动画。新型 Möbius 形生殖器，一条足有两肩宽、却仅纳米厚度的、巨大而单薄的高强度材料履带。它被外接到一个“人”的躯体上。长而厚的 Möbius 带托起那人，在地面上滚动起来，带动着他向前方走去，被托载到半空的他露出幸福而迷醉的微笑。画面中显示，他的神经兴奋水平立刻提高了近 2000 的数值。

参考售价：20000。

我目前的余额是 1500。

我低下头，沿着雨水流泻的街道向远处走去。

雨水的寒冷加剧了饥饿。仅剩 24h 不到的自由的我已经领过了最后一顿救济餐，不得不徘徊着寻找还提供原生食品的商店。如今大部分人需要的只是定时注射的几剂营养针，而高能辐射早已充斥了这座城市的每个角落，以时刻保持每个人的设备处于满电状态。终于，我在小巷的尽头寻找到了家餐馆。逼仄的空间略显拥挤，点餐后我不得不和别人拼桌落座。

坐在我对面的是一个正二十面体，每个面都长着一张保养良好的机械嘴。他不怀好意地用安装在尖角处的机械眼打量着我，似乎疑惑着我这样的原生穷鬼怎么还没被收容机构强制带走。我点开系统查询他这套外接躯壳，商城里的参考价是 200000 的天文数字，再次让我意识到如今能消费得起实体产品的大都是富豪。我的点单花光了我最后的 1500，不过已经无所谓了。

当服务机械送来我的单人汉堡套餐时，它给我对面的正二十面体送上的是 50 个累到天花板高的汉堡。那二十面体欢快地滚动起来，跳起在空中，一口气咬住二十个汉堡。接着，它的外壳裂开，二十面体中飞出一个略小的正十二面体，每个面都张开它们的金属大口，咬住十二个汉堡。十二面体裂开，飞出正八面体；正八面体裂开，飞出正四面体；正四面体裂开，飞出正四面体。五十个汉堡被漂浮在我对面的“人”同时咬住，五十张金属大口同时欢快地扭动起来，大口咀嚼着这美味的盛宴。它毫不在意地将自己的神经兴奋读数炫耀般地公之于众，蓝色投影中，它的神经读数值从 300 径直飙升到 5000。

而我的数值，仅仅从在雨中跌到的 40 回升到 55。

那人心满意足地吞吃掉食物，又重新折叠起自己的躯体，落座到我对面。它的二十张嘴同时张开，露出迷醉而幸福的微笑。

我擦干自己的双手，重新向外走去。

茫茫而落的雨，交织如网的小巷。我漫无目的地游荡着。

在那雨巷的尽头，我忽然捕捉到一抹朦胧的亮光。它好像一轮行将被雨熄灭的太阳，挣扎着摇曳在雨幕中，试图在雨的冲刷中保持自己模糊的圆形。

我慢慢地走过去。那个白色的亮斑渐渐放大，有了轮廓，清晰起来。那是一颗透明发亮的脑袋，属于一个靠墙站着的人。明晃晃的耀眼光线向着四面八方投射，他的身周跪倒着一圈形态各异的人，对他恭敬地匍匐着膜拜，像是他的信徒。我的机械手臂传来振动，提示我收到接入信源邀请。点开投影，一段富有美感的几何图形传递进来，在高维几何变换的投影构建的复杂图案中，展示着不可思议的空间之美。完全接入这段影像似乎有着给人巨大快感的作用，那些匍匐在他身边的信徒，无论是长着五个外接生殖器的、将体内器官翻转到体外以增加传感器接入总表面积的、还是躲入球形音响的内部在声波世界中获取快感的，都为这段几何影像如痴如狂。系统对这段影像的神经指数给出了 3000 的估计值。

我试着接入这段影像，却被系统提示我的神经处理器版本过低，不支持该影像的嵌入式播放。我关掉它，那颗白色的大脑袋仍矗立在雨中，只轻轻地对我晃了一下，像是表示对我无法感受它的奥义之美的遗憾，便不再动弹。

我看了一眼自己的神经数值，从 55 降低到了 50。

我继续沿着小巷走去。

我要去哪儿？我不知道。我只是最后一次试着触摸这座城市，最后一次享受脚踏实地的感觉，享受鞋子踩起水花的触感。我是等待着被收容所清扫掉的垃圾，游荡在大街上的无产者。现实世界已经只属于富人，属于有能力改造躯体，在现实世界中也能维持高神经水平的人。

幸福的时代。科学主义的现实拆解了意义的形而上面纱，将之归结为欲望和神经冲动。具有无限可能的机械躯体替代了逼仄而低效的血肉，将局限在肉体中的欲望无止境地通过金属和电子向外扩张。我们每一秒产生的快感比人类五千年的历史快感总和加起来都要多，就算是将过往历史中人类产生的负面情感取为绝对值和正面情感一同累加，也够不上那通天塔大屏幕上快感总量的一个微不足道的尾数。

而我们剩下什么？爱情？自由？超脱？只要你掌握了不同神经冲动的比例配方，你可以调配出任何种类的感觉，而且比原生躯体中的感受强烈百倍。

而我对脚踏实地土地的珍视，究竟算什么呢？弱者的、徒劳无功的不屈罢了。

我茫然地走着。一阵激烈的电光从街角放射而出。高强度的电流解离了雨水，雨幕中新生的氢气和氧气分子肆意地游动着，又电光中重新燃烧结合，发出一阵阵爆裂般的光亮。那是一对正在激烈地共振着的幸福人类。他们大概认为彼此终于找到了真爱吧？他们将所思所想拆解为电信号，然后通过激光发生器射入对方的眼镜。高度同频的相干光波激烈地共振着，他们肆无忌惮地上调着信号发生器的功率，直到浑身都陷入滚烫的过载，电子义眼中射出一阵又一阵的电火花。他们的思考是如此同步，他们此刻是如此幸福，极度高压的粗壮机械神经电离了空气，一阵阵电光闪过，牵引着不断颤动的雨幕。

他们迫不及待地要在对方身上寻找幸福的确证了。他们相互从躯体中解离出数根仿原生生理男性躯体式生殖器，嵌入对方的仿原生生理女性躯体式生殖器中。脱离了原本生殖行为最终目的的交配仪式，所获取的仅有不断向着极值发起冲击的快感。相互进入对方和被对方进入的癫狂摩擦之中，他们的神经信号进一步共振，疯狂地向着对方索取快感。打开彼此的神经电路，将神经脉冲网络交联到一处，以光速交换着数据库底层的意识，最终，两人抱成不断颤抖着的一个金属球体，近乎融合到一处，向着雨巷的深处滚去了。

在这个时代，找到与自己同频的人的确是一种幸福。我由衷地羡慕着他们，于是自己的孤独变得更为苦涩，神经指数继续下跌到了 30。

.....

我还在漫无目的地走着。我越来越疲惫了。已经过去了十个小时，长久未进食，我的原生躯体无力再支持我走下去。神经兴奋指数已经下降到了 10，近乎昏迷的水平。

我终于接受了自己的命运，意识到这就是终点了。忽然有些后悔，要是把自己的原生大脑替换为电子义脑，是不是就可以保留下那些容易褪色的记忆？是不是就可以在自己怀念和感慨时间流逝之时，有声有色地重温储存在记忆单元中的过往？

嘛，没有如果了。我只需要在这里等待收容所的人就好。

我向着墙角走去。墙边积着一处水坑，没来由地，我忽然想踩上那么一脚。已经无力的双腿落下，也只是激起一抹小小的水花。我疲惫地沿着墙角坐下。可是那水坑却并未就此平复，反而激烈地颤动起来，水滴一颗颗飞往空中，最终凝结成一个无定形的人形。

“你打扰到我了。”他平静地对我说，不带一丝情感。

“抱歉，我没有意识到水坑中可能有人。你在这做什么？”

“如你所见，”那团无定形的水自由地在空中变换着形态，“我将自己的躯体拆解到了分子水平，以便最大程度地增加自己与外界的接触总面积，从而获得尽可能多的快感。”

我尝试着读取他的神经兴奋读数。他毫不在意地向我开放了查阅权限，令人感到意外的是，那是个空空荡荡的 0。

“如你所见，我是个违反了人类共同幸福法的低幸福值存在，”他说，“不过在我将身体拆解到这个水平后，他们已经失去了强制收容我的手段，所以也就放任我自由了。

“在最开始的时候，我的确是为了增加自己的快感值。可是当我一次次将自己泡进水池中、将自己嵌进岩石中后，我开始模糊了自己与无意识物质的界限。也许是技术不到位吧，我不断地丢失与自己的分子的联系，每一次回收都有些分子产生异常无法复位，于是永远地丢失在这座城市中。那些分子随着水流落进泥土，进入植物的根、茎、叶，进入动物的肠胃，进入这座城市庞大的下水道，再被蒸腾到空气中，最终会以极低的密度充满这个世界的每个角落。那些分子时断时续地仍然在给我发着信号，我感到自己的躯体膨胀得如同世界般广大，却又是如此的空虚。到这时，快感什么的已经彻底不复存在了。我感到自己进入了某种……天人合一的境界。但是等待着我的也并非什么解脱……随着一次次继续的分子耗散，我感到自己游动在生命和死亡的模糊边缘，意识和物质的不明分野。我已经分不清一切了。我不知道……我是否抵达了某种终极……”

我已经听不见他在说什么。我感到饥饿，感到寒冷，脆弱的原生躯体虚弱到了极点。我唯一看见的只是自己的神经指数归零了。这个临界值触发了系统内置的警报，收容即刻执行，无需再等待 24h 的期限。很快，我看见了人影向我走来，他穿着收容所的工作制服，被一条巨大的 Möbius 带托举着，轻松愉快地走到我身边，将我翻个面放在他的 Möbius 形生殖器上，愉快地哼着歌，开向收容所。

在我失去意识前，我最后一看看见的，是天空大屏幕中仍在飙升的两个数字。

（全文完）